



风雨小品

魏良弢

浮生若梦

华岳文艺出版社

风雨小品
浮生若梦
赵清阁

华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开本 18.5印张 3插图 310千字

1989年10月第1版 198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80549—244—1/I·181

定价：6.80元

(28) 高烈英

回忆录

(29) 高天守的风尚

回忆录

(31) 陈海门

回忆录

(32) 公未送登春

回忆录

(33) 高烈英



回忆录

(34) 高烈英

(35) 高烈英

(36) 高烈英

(37) 高烈英

(38) 高烈英

目 录

师 友 情

亲人邓大姐..... (30)

文苑老将阳翰笙..... (31)

与翰老灯下谈心..... (32)

乐观人长寿..... (33)

友情的记录..... (34)

(35) 附冰心给我的信..... (36)

暖风篇..... (93)

——忆周总理

高风亮节天地鉴..... (99)

——哀思敬爱的周总理

红叶联想..... (107)

——记元帅诗人陈毅

春蚕丝未尽..... (111)

——悼茅公

大文豪久远流芳..... (116)

——怀念茅盾同志

茅公诞辰记..... (127)

忆文学大师郭沫若..... (132)

富阳吊达夫先生..... (143)

纪念田老不忘教益..... (146)

大胆文章拼命酒..... (155)

——忆念洪深同志

屈死的剧影先驱应云卫..... (175)

哀旧雨凋零..... (185)

——悼念难友金焰同志

不畏坎坷的吴永刚..... (190)

记三十年代左翼戏剧家左明..... (198)

隔海悼念梁实秋先生..... (201)

绿竹青青春又生..... (207)

——观傅雷遗墨展有感

- 缅怀傅抱石同志……………(210)
- 国之瑰宝宋庆龄……………(223)
- 由鲁迅想到许广平……………(232)
- 明月伴诗魂……………(244)

——忆方令孺同志

- 黄白薇与谢冰莹……………(254)
- 玉君，何其急急乃尔？……………(267)
- 陆小曼喜逢晚晴……………(270)
- 哭王莹……………(279)
- 挥泪记安娥……………(293)
- 南国琼珊……………(300)

浮生若梦

- 母亲……………(309)
- 祖母……………(321)
- 童年……………(335)
- 蟋蟀……………(348)
- 母爱……………(356)
- 申江忆旧……………(364)
- 血债的烙印……………(369)
- 流亡日记……………(375)
- 京华二十日记……………(418)

- 嘉陵江畔……………(471)
- 寒夜的灯光……………(480)
- 卖琴……………(484)
- 出川……………(491)
- 旅抗今昔……………(500)
- 弃婴……………(509)
- 太湖素描……………(521)
- 《红楼梦》冰城与会记……………(524)
- 文苑耕作记……………(528)
- 苦难鞭策我前进……………(549)
- 砚田春秋……………(554)
- 五十年前的今天……………(560)
-
- 《桃李春风》序……………(564)
- 《落叶》小析……………(567)
- 《穷人》修订跋……………(571)
- 梦醒人去……………(576)
- 《树倒猢猻散》修订有感
- 怀旧思悠悠……………(581)
- 《皇家饭店》重印后记



● 师 友 情 ●



亲人邓大姐

我早已仰慕邓颖超同志，我仰慕她就因为她那一生光辉不平凡的经历。她乃河南光山县人，我生于信阳市，两地毗邻。虽然我们少年时代不相识，却不免仍有一种乡谊亲切之感。而且我读过她一些文章，也可以说是神交已久吧。但是我们相识很晚，我有幸在抗战时即先认识周总理。周总理曾和她谈起过我，也是周总理使我们终于直接联系上了，而这是多么痛楚的联系呵！倏忽间已经十年了。

那是1976年的元月，祖国还处于寒夜。八日的清晨，猝然霹雳轰击，我们的周总理竟在四人帮的百般折磨迫害下倾倒了！消息传来，我悲愤突加！

当时除了深切悼念周总理，就是惦记邓大姐了。不难想象，她的心情会比任何人都沉重哀伤！尽管从电视荧光屏上看到，她的神态仍然坚强，镇静；可她是隐忍着巨大的痛苦和愤怒，把眼泪往肚子里流，默默地饮泣！这期间我满怀激情，忧恹地写了一首悼念周总理的长诗，在追悼会那天焚化于周总理的遗像前，权当我献给他的一束鲜花。我还抄了一份，想寄给邓大姐，顺便向她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慰问，但上海禁烟森严，邮件都要检查，特别不放过寄给北京领导同志的信。因此我便托一个可信赖的晚辈带到北京。这封信原不指望回音，只求能到达邓大姐手里我就满足了。可是没想到时隔一年以后，四人帮覆灭不久，我忽然接到邓大姐的秘书赵炜同志的“代笔”短笺，真是喜出望外。虽系代笔，却是根据邓大姐授意写的，信中没提她自己，反流露出对我的关注之情。浩劫余生，我获得了无比快慰的温暖。这不禁使我记起，五十年代是周总理的关注，把我从困境中解脱出来，我也曾喻为“暖风医病草”。他们都多么爱护和尊重知识分子呵，他们不愧是知识分子的知心人。

难忘的1979年暮春，野火烧殆尽的文苑也起死回春了。我于四月中旬赴京参加周总理追悼会，顺便探望劫后幸存的老朋友，客住阳翰笙同志家里。

二十五日下午与翰老夫人唐棣华驱车同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上看到不少恍若隔世的故雨。王昆仑同志和我比肩而坐，竟相见不相识了！三时许邓大姐来了，邓大姐虽然历尽风霜，身体却还硬朗，我为之暗暗欣慰。茅盾同志念完悼词后，大家顺序向田老家属林维中及其子女慰问。当邓大姐和维中握完手走到出口处时，我连忙疾步趋前招呼，喊了一声“邓大姐”，她立即止步注视，我向她报了名，她热情地拉住我，高兴地告诉我：她正要写信给我，不想在此见面了。我们好象久别重逢一般的喜悦，兴奋。她亲切地端详着我，说：

“还好，比我想象的好！近来身体怎么样？住在哪里？什么时候回上海？”

邓大姐一连串地问话我一一回答了，而自己却木然怔住，只觉得有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就象一九五八年和周总理见面那次一样，我被幸运感所困窘。这时与会人群因我们的停留堵塞了甬道，不知是谁悄悄催促了大姐，她才匆匆和我握别，嘱咐我不要急于返沪，在北京多玩几天，她还要约我谈。我诺诺连声，目送她离去。

过了不几日，在五月初的一天晚上，赵炜同志电话通知我翌日上午在家等候，派车接我。这一消息使得我和阳家皆大欢忻。翰老的长子欧阳刚要求

跟我同去看看邓妈妈，因为他在延安时受过邓妈妈的照顾，非常惦念她。我征询了赵炜同志的意见，赵炜同志请示后同意了。

第二天，下着濛濛小雨，八点多钟车子就来了，我与欧阳刚乘车到了中南海西花厅邓大姐的庭院。赵炜同志把我们迎进客厅。客厅宽敞，布置朴素，正面一套沙发，右壁悬挂一幅两米多长的周总理“最后时刻”的绣像，彩色和原照一样，精工细绣，栩栩如生。触目怆然，我不禁伫立凝视，默默致敬。据赵炜同志告诉我，这幅绣像乃上海一家绒绣厂制作的，看上去仿佛是一幅油画。这时邓大姐走过来和我亲切握手，又慈祥地打量欧阳刚，感叹他的头发已灰白了。在沙发上落坐以后，开始我还有些拘束，渐渐被大姐的平易和蔼所感染，觉得她不仅是一位党和国家的贤明可敬的领导人，也是人民的亲人，特别是文艺工作者的亲人。这使我想起周总理。邓大姐穿一套旧的卡其布人民装，布鞋，仪态从容潇洒。当时天气已经热了，我摇着一柄折扇，大姐要过去看了看，笑指上面我的一首自寿诗说：

“你还年轻嘛，才六十岁。”

“不！”我摇了摇头，“我已经六十四岁了，那是四年前写的。”

“人总要老的，只要精神不老就好，我已七十四岁了，还想多做些工作，可是身体不太好，常有力不从心之感。”

如果不是邓大姐自己告诉我，从她的精神风貌看，简直看不出她已岁逾古稀。她的身体本来不太好，但她是一位革命乐观主义者，她对疾病也经历了长期的坚强斗争，终于战胜了病魔。二十多年前她曾写过一篇《怎样对慢性病作斗争》的文章，这篇文章给了我这个体弱多病的人很大教益，成为我和疾病斗争的师范。只是我学习得不好，至今还没有摆脱病魔。她关心地问起我的近况，也问我的身体。少不得我谈了些“文革”时的痛苦遭遇。我告诉她1967年曾患脑血栓，偏瘫四年多，身心俱伤，现在还有后遗症。但我宽慰地说：

“不过劫后不死，已是不幸中之大幸。”

“因此我们要珍惜晚晴。知道你还在继续写作，而且老而弥坚，我很高兴。虽然我没有见过你，恩来同志和我谈起过你，就在他病重时还念叨你！”

听了邓大姐的话我顿时老泪滂沱！想不到一个渺小的写作者，竟还被敬爱的周总理所牵记，可见他老人家的襟怀多么宽宏；为了不愿撩起大姐的伤感，我转移了话题，向她汇报近年来写作的情况和

今后的计划。我们还广泛地谈了些文艺问题，从绘画到电影、戏剧。她兴致勃勃，说明了她对文艺事业的关注。特别她对戏剧很喜爱也熟稔，因为二十年代她还是中学生时即在天津参加募捐义演，宣传“五四”新思想。谈及戏剧，她讲了前不久从电视上看到一台反映南昌起义的话剧，好象叫《八一风暴》，她问我看没有。我告诉她只看过兰州话剧团演出的《南昌起义》，没有看过《八一风暴》。（《八一风暴》好象是西安话剧团演出的。）

“《南昌起义》我也看过，比较好。两出戏都是写的南昌起义事迹，历史纲要的是忠于历史，虽然允许艺术加工，但不可以篡改历史。”大姐侃侃而谈。她最近看过一出写南昌起义的话剧，里面写周恩来同志在战争紧张时刻，接到我的信，还附有我们儿子的照片，恩来同志看了很难受。这个细节显然是作者歪曲用以表现革命家的人情味，但是他没有认真研究历史，历史的事实是当时我们的孩子因为难产夭折了。（1927年）即使孩子还活着，我也不会那样做，共产党员怎么会以私情干扰革命呢？那样做才不“人情”哩！”

邓大姐的一席话使我受益匪浅，也增进了我对她的了解。她指出了历史剧应该注意真实性问题，即使一个细节也要考虑到它的思想内涵，考虑到社

会影响；不能片面地追求人情味，强调戏剧效果。她的这些精辟意见，是作家戏剧家们应该深思和反省的。此后也常听到她和别人谈及这类有关文史问题的话，总是谆谆叮咛搞文史工作的同志，要忠于历史，文史资料要调查翔实，力求确凿可信。这种对历史负责，实事求是的精神，才是真正马列主义者的科学态度。

谈话间工作人员送来一碗中药给邓大姐。我才明白大姐这天身体欠适，也才意识到我坐的时间太久了。等她喝完药便连忙站起来告辞。她又陪我在客厅里浏览了一番，她指点我看了一个约有八寸高的镜框里的周总理肖像；她告诉我那是苏州一家工厂的十几位女工，千针万线合作绣成的，如同水墨丹青，素净典雅极了。由此可见人民对周总理的感情之深厚！

走出客厅，雨已经停了。庭院左首有一条砖砌的路，绿树成荫，一株株海棠正含苞待放。大姐指着那条路说：

“恩来同志生前常在这里散步，他是最爱海棠的，外间传说他爱马蹄兰，是误传。”

我止步向砖砌路寻视，想寻视周总理的足迹。悄悄中依稀瞥见路的尽头，果然周总理正含笔瞬瞬；我几乎要拔腿迎过去，稍一镇定，发现是泪眼

模糊的幻觉，我黯然欲泣！大姐送我上了汽车，嘱咐欧阳刚代为问候他的父母，又挽留我在京多住几天。我表示暂时不走，因为要和北京电影厂研究我的一个剧本。还打算多看看老朋友，也希望能再见到她。她微笑地点点头。我们便挥手而别。

回到阳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棣华也很兴奋，抗战时她在重庆和邓大姐过从甚密，对大姐十分敬爱。她羡慕大姐对我的知遇深情，她说大姐特别关怀女同志，因为她是革命家，也是妇女运动家。翰老同意棣华的看法，但我却觉得大姐给我的印象不仅是革命家，妇女运动家，还是文学艺术家。

大约五月底，读报获悉邓大姐访问朝鲜，在那里出席了咸兴县塑立的周总理铜像揭幕仪式。这使我想到了周总理不但为国内人民所敬爱，也为国外邻邦所尊重景仰。（1979年日本塑建了纪念周总理的诗碑，邓大姐也参加了揭幕仪式。）他是中华民族的骄傲！邓大姐一定会感到莫大的快乐。

五日赵焯同志来电话，说邓大姐已回国，下午派车接我去再谈谈。这使我太意外了，虽然我说过，离京前还想看看她，她也答应了，但我知道她日理万机，非常忙碌，是不可能有时空的。殊不料她竟如此信守诺言，甫返京华，就约我会晤，心中

感幸无已。

下午二时许，冰心同志驱车来访，她听说我要去看邓大姐，便托我带个口信给大姐，告诉她，现在伦敦的女作家凌叔华打算回国定居，要求政府为她安排住处。冰心说：“大姐和凌叔华熟识，周总理生前多次接见过她，他们都很关心侨居海外的朋友，尤其关心作家，一定乐意帮助她。”我答应了冰心，我也希望凌叔华早日回国。

到了中南海，看见邓大姐身体健康，神采奕奕，虽曾旅途劳顿，没有一点风尘疲惫的样子，非常高兴。邓大姐简单地谈了朝鲜之行的感受，她毫不自我吹嘘，她把塑建周总理铜像的活动看作是朝鲜对中国友好的表现，她为参加这一友好活动而欢欣。她把铜像揭幕那天的朝鲜报纸送给我一张，上面有周总理的半身铜像照片，雕塑很精致，特别是周总理的那种一贯安祥和悦的微笑神情，塑得维妙维肖。我看了暗自叫好，为周总理的精神永生叫好，也为中朝友好叫好。谈了一会，我乘间歇时间向大姐传达了冰心托带的口信。她听说凌叔华要回国定居的信息，快活极了。

“啊，恩来同志在世时她就表示有回国定居的愿望，我们也表示了欢迎，可一直没见回来。现在回来很好。”说着她笑向赵炜同志指示：“你给国